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

十五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十五

書十四

與陳子華書

韓

歸來數得款語但亦彼此忙迫至今懷仰尊丈
參議之任已滿未有差除費用既廣何以爲策
且得曲意奉承爲佳翰到此五日即聞浮光之
警此亦勢所必至但亦不知如是之速耳今已
退矣但吾之所以處此誠未有可恃也安慶無
城壁到此便措置邦人甚幸捐助竹木及米者
紛然度費六七十萬緡此間所有僅十分之一

六一五

書十四

一

至感至感翰聞執事之盛名非一日不自意乃
得并合深慰生平傾仰之私世道益衰人物零
落得一賢者忻然慕之真不啻景星鳳凰也舉
世滔滔病在於以古人行事非今人所可爲遂
甘心沒溺但欲合今人而遂已至於苟賤無恥
而得富貴則揚揚自得以爲其說之勝百年之
間醉生夢死計其所得亦復幾何回視古人行
事非難爲也因言以求其心即事以求其迹充
積涵養斃而後已則亦何事之不可爲哉窮通
利達自非吾人所當計校況又實有命焉而非

人力之所能爲也。幹稟資甚庸，涉道甚淺，獨以早年侍晦翁杖履之日，又聞其言論，觀其舉措者，差熟投閑待盡，亦不過以其所聞見者，常常諷道之以庶幾不失其初心耳。自先師夢奠以來，舉世悵悵，旣莫知其所歸，向來從遊之士，識見之偏，義利之交，戰而又自以無聞爲恥，言論紛然，誑惑斯世。又有後生好怪之徒，敢於立言，無復忌憚，蓋不待七十子盡歿而大義已乖矣。由是私竊懼焉，故願得強毅有立趨死不顧利害之人，相與出力而維持之，抵家兩年，門無轍迹。去秋乃得盛族一二人，象祖與焉，不避勞苦，刻意講習，他亦有一二後生，皆可望者，私竊自喜，以爲儻得十數人者，講之精行之果，皆如干將鏌鋇，則立之而足以擁衛吾道，使外邪不能犯用之，而邪說詖行，肝碎膽裂，庶幾日月之明，猶未至於浮雲之點翳也。但身旣衰病，學又淺陋，恐不足以召致而激發之耳，尚幸有以教之也。

復鄒俊甫書

幹壬申之夏，偶獲邂逅，甚慰夙夕鄉仰之懷。第

以行役忽忽不及款語而別每思賢德再見亡
從徒切悄仰忽辱台翰縷縷尤認眷予之意所
謂截斷衆流一句乃是吾人立身第一義此處
拖泥帶水則其它千言萬語皆是空談但世之
不墮在此坑穽中者能幾人哉吾輩但有自勉
而已幹老矣無以餬其口尚此竊祿荒陋之邦
無可與語安得瞻望誨色慰此拳拳耶便中更
幸數賜教藥世道益衰人物可歎區區鄙懷更
望益勉所學益厲所守外此亦未有可言者

復王主簿

便中兩辱書誨感知遂從提舉李兄游深以
爲喜然不喜足下之得爲屬乃深喜得親師友
講道誼以廣見聞也人之道莫切於學學之道
莫切於居敬而窮理舉世昏昏莫知學問之方
而世所謂儒者又多虛言以欺人而實自欺仙
鄉諸長上爲尤甚然亦以此劫取高官大職而
後生爲其所惑甚可憐也今乃得與李兄游又
味道亦是鄉人更宜朝夕相親有疑則扣不得
不止異日見得端的方知鄙言之不妄也不可
只以公事虛度歲月誠可惜也一早如此事甚

死或歸鄉聽教誨也鄭成叔不及奉書煩致意
或以此書呈似之與作書等也浮光一敗雖殺
傷相當吾之所失者亦是三四千人及一二頭
首制帥所用多少後喜功名豈細事耶

復王幼學書

伯大

軼衰病之蹤不足齒卹去冬臘月祠秩當滿便
當上謝事之請偶蒙 朝廷記憶畀以州麾自
知州郡非養病之地力辭不獲命君恩深重難
以孤其生成之意辭郡丐祠亦以爲免死之計
幸而得請實出望外原其所自無非遊談之助

大書一

書十四

四

三已申朝廷每錢米邊事如此決未肯應副只
得大膽便做每錢又旋撰應在郡錢米不問已
申未申一切一 使得罪而去無可柰何秋冬間
可畢事邦人便嗜恃老夫亦可丐歸矣安慶實
無財賦全靠牙契通老丈當軍興之後交易頗
多遂頗富實不應以二十萬獻之朝廷至今遂
將安慶作富郡科敷抑配百姓受害皆通老爲
之也到此只得汲汲實百姓喬漕欲起四萬夫
運糧至安豐只得力拒之只免此一役吾地之
民已歡舞矣到此却甚健日飲十餘杯度尚未

可憂衰晚不才旦夕即上歸休之請若遂所欲
或又可拜見也莊生行遣如此之嚴亦去一大
姦當塗之幸也

復黃會卿

翰衰晚如常無足道者更數月則當挂冠矣近
思此身不欲爲後人之累去城四十里入深山
中得一埋骨之所方遣學生輩葺數椽架小樓
樓成即移居其中以待盡耳去鄉井二十年歸
來朋友凋零晚輩難與語獨二三朋友來自遠
方者差能任道甚矣吾道之益孤一二年來於

中庸之旨玩之殊有味此乃子思子於其家學
中備見本末源流作爲此書盡發聖賢底蘊雖
非初學所能盡曉而亦初學所不可不知始之
以戒懼謹獨次之以智仁勇之三德終之以誠
之一字戒懼謹獨不待勉強不假思索只是一
念之間此意便在初學豈可不以此孜孜奉持
則天之所以予我者便已渾然在此矣然後加
講學力行之功以盡其所謂智仁勇者則理之
渾然者又燦然各有着落而無復毫釐之差矣
於是又進其所謂誠者亦不過講學力行而實

用其力焉則天理流行無少間斷矣今但曰講學而不先之以戒謹不終以力行而誠心不加焉則恐亦未免墮於口耳之習若但曰躬行而智識之不通則恐亦未爲得也是則學者之所不可不加之意也試與朋友商榷之

復黃清卿

翰衰病如常無足言者倦遊本圖閑靜然亦未免塵俗之擾得觀書策之日亦少朋友往來亦不爲無人而知學者亦難得近方謀爲山居之計更兩三月當就緒來教深以學者或溺心淺

近或馳志高遠此正今日之通病然自陰陽雜揉氣質萬端自生民以來使已如此今豈能使之一一皆就塗轍所貴於朋友者正所以箴規切磋矯其偏而歸之正不可便生厭惡若以二者爲非而別求方法則恐又有矯枉過中之病書不可不讀義理不可不求身不可不修心不可不正明誠兩立敬義夾持俛焉孳孳學問之道如此而已翰深思一出聽朋友之教而無繇且老來力乏亦非可以遠出徒有詹企而已

復薛希賢書

師邵撫州人

人心蒙蔽理義難明足下超然獨得雖精微曲折未見所造之淺深而大意已非流輩所可及矣來教云云亦皆非蹈襲語皆自胸中流出良深歎服近嘗論曾氏父子哲也自上達而有所見參也自下學而有所得要之升高自下陟遐自邇不可以無其序也聖賢門戶廣大而精微高明而中庸得其大旨而毫釐之不審是猶屋外觀屋固見其巍然大矣而門庭堂奧皆莫知其所向則恐未得其所居之安也自門而庭自庭而堂自堂而奧精辨而實復焉則亦不待觀於其外而所謂潭潭翼翼者皆在吾心目步趨之間矣惟足下少抑高明之見俯循學問之實以聖道不明爲已憂母以吾心所見爲已足則朋友之望也里中朋友極難得夢寐未嘗不在靈谷擬峴之間也

答余瞻之

餘奉親幸安不足勤齒卹杜門閑居但定力不足已不能不爲今學所撓平日守定師友尚無向進若又分之以雜學況味可知獨有隨事檢點以庶幾寡過而未能耳西齋親友相聚之樂

徒深健美夏深儻能撥置以尋雪峯之約或可
一觀盛集也但自家兄已赴清湘復不無家幹
之撓七家兄多往外家且多病以是出入更不
能預料若家兄少瘡一二日之勞所不憚也擇
之五一哥聞五月間亦嘗入城更不蒙見訪何
也幹固不敢屈長者但城中廣闊復不能探伺
以圖走見以是益怏怏吾人相聚動一二年或
十數年僅得一二交臂而失令人恍然不曉所
謂也有寺簿一書并幹亦作一書便中煩早達
之幸甚比收先生四月十三日書爲况甚適但

云賑濟無效丐歸甚力不知果遂否恐欲知之
浙間二麥亦不全好重以疾疫目下日色可畏
一日之熱比尋常三五日近郊之田已龜坼瀕
海者已絕望矣不知他處何如若大率皆然則
甚可慮也幹迫親養未能絕意場屋但覺力綿
途遠若不能擺脫終是悠悠日來稍親世務惡
人意處頗多惟有退步一着自作本分事業意
味頗長也因書有可警誨者幸毋惜

幹侍旁苟安不足勤齒卹去良友日久舊學益
荒落矣來春擬過藍田尋舊約爲屏山之行比

收先生書又爲會稽行道遠力綿行止殊未能
決更俟後報如何得彥忠兄書云奏事之請不
遂即不果去若先生歸屏山當遂前約否則又
未知見時也杜門獨學近亦得數朋友但不得
數數相聚如與兄在茅舍中耳擇之丈歸未有
動靜否擴之兄爲況如何偶寓先墳未及拜二
兄書會次煩致鄉仰意廬陵書信逝去良久旦
夕須有回訊當得尋便納往景陽書何說比亦
收書看周禮甚有味亦作書挽其歸恐遂爲廬
陵人未可知也或問草嘗收下十卷上數卷多

書十四

九

脫誤後便附去書籍並在家中此价速行未及
納去淵源錄尚未及寫紙蒙惠甚感但本託致
少許遂爾相溷爲愧 幹山居旬餘頗有清樂去
兄亦不遠恨不能即欸聚也

比收先生書云看書一過頗有省發因得讀
書訣云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虚心玩味切已

省察敬錄呈

陳士直字彥忠閩清蓋平里人許子春字景陽泉同安人

復饒伯輿

魯饒州餘干人

翰諸況如常杜門讀書所恨者朋友可與講習
者難其人耳病軀支離度不可復求友於四方

矣來諭爲學之方語意極端正精實近亦頗覺
古人爲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功如危微精一
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
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慾而已然學問之
方難以人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
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故初學之法
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爲學之方
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
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
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
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
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
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
耳出口以爲即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習中之
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教人
決不若是則雖曰學者之衆而適足以爲吾道
之累也中庸之書首言戒懼謹獨次言智仁勇
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賢所以教人之
旨戒懼以致夫中者居敬之謂也謹獨以致乎
和者集義之謂也致中和豈非檢點身心之謂

乎智求知夫此者也仁行夫此者也勇勉夫此者也亦不過求所以致夫中和也如此而加之以誠則真知實行而其勇不可及矣故學者立心便當以持養省察為主至於講學窮理而持養省察之意未嘗少懈乃所以使吾敬愈固而義愈精矣不以持養省察為主而曰吾惟講學窮理者皆務外者也來諭以義以方外為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似便以是為格物致知之事竊嘗謂古人敬義兩字且就念慮上用工敬是持養此心而欲其存於內者無不直義是省察此

心而欲其應於外者無不方居敬集義乃是要檢點自家身心格物致知乃是要通曉事物道理其主意不同不可合而言之也又謂貞者萬殊之所以一本元者一本之所以萬殊如此則亨利兩字又當頓在何處一本萬殊四字朱先生於一貫處言之以其一故曰一本以其貫故曰萬殊一以貫之以此之一貫彼之萬故忠為一本恕為萬殊也今欲以四德言之則利當為一之始貞當為一之終元當為萬之始亨當為萬之終自亨而利則由萬而趨於一至於貞則

成夫一也自貞而元則由一而趨夫萬至於亨則成夫萬也似此方始無病此又窮理之不可不察也大抵講學命詞易得有差治報草草未能無病恐有所疑往復為幸要之朋友篤實用功實難其人惟契兄勉之吾道之望也

承聞教授里閭向道日篤不勝敬歎幹承晤之日淺每見明父極談操履純篤趨向堅正未嘗不矯首興懷恨不得朝夕奉從容也先師棄諸生微言不絕者如綫向來從遊之士本無以身殉道之志一旦失所畏慕則汨沒於利欲海中

鮮有能自拔者後來者習聞其說亦未有卓然興起者故所望於師魯明父者不啻飢渴也承諭以讀春秋大義頃見朱先生說亦然然以為全無意義只是直書則其間亦有曉然若出於聖人之微意者若如後世諸儒之說則又失之穿鑿太甚先生每戒諸生以未湏留意蓋以為非理明義精不足以與此也西銘之說其大意固是如此但自民吾同胞顛連無告亦不可但以為見其為天之子自人及物各盡其愛自上及下各得其宜便是仁之道而天理之當然也

又豈特于時保之以後方爲樂天畏天哉五行之說亦多未曉生之序行之序頃亦欲作一樣說後思之恐不然生則先水火而後木金行則先水木而後火金恐是不易之論所畫圖亦恐不然不若且祖前輩之說未安者且置之也此間絕難得朋友近亦有五七人肯向學未知久如何也幹老且病近亦謀山居庶得安靜不復有四方之志亦未有承教之日也

幹諸況如常無足道者明父能具言之明父兄此來說足下之賢不容口明父志氣高邁非妄

許人者以是深恨相知之不深也朱先生一生辛苦盡取洙泗濂洛之學爲之解剝而發明之如大明之中天也學者志氣卑狹守章句者不知存養之爲切談存養者不知玩索之不可緩各守一偏於先生之道卒無得焉甚哉大義之將乖微言之將絕也足下與明父當任此責使先生之道將微而復振莫大之幸也幹老且病雖志學之心益苦而氣不足以配其志徒自嘆矣惟以勉旃爲禱

幹舊苦痰嗽今夏於小腹之右氣滯成癖遇嗽

痛掣至今未愈終日塊坐雖讀書之志甚切而精力已不逮矣潮陽之命亦以老病不容不辭再上之章適值都城失火至今未下然決不敢復出矣此間今歲却有朋友數人相講切其間亦有一二可望乃知向日朋友講習不甚切痛以至後來多不得力湏是切已用工若只是辨論辭章恐終不濟事也此事甚長恨不得一見相與極論也

復趙立夫

榦伏承別紙之諭以讀禮之暇不廢講學此正

立身行道以顯揚其親之大務顧榦何足以知之然自老來閑居益知學問至重至切苟生而爲人不知義理則天之所以予我而謂之人者亦已昏塞廢放頑而不靈無以自別於物矣及其周旋斯世自少至老紛紛擾擾不過情欲利害之間而無復義理之準及其甚也則三綱之淪九法之斁將亦何所不至哉若其所以爲學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四語者無復加矣其間曲折詳密則未能詳布亦與朋友熟講而力行之耳伏承下問之勤不

敢不告僭帥皇恐尚冀亮之

復林自知

承下問以心無據依頃於石門與賢者語經旬月每見記誦甚富輒以不是見答似未以鄙見爲然今乃知其無所據依此足見高明進德之驗吾道不明且數千年程張始闡其端晦菴先生爲之大振厥緒今此書此語滿天下然無所據依之病豈惟自知爲然蓋有同堂合席終日問酬退而茫然者多矣僕固不肖竊誠痛之孔門之求仁孟氏之求放心所求何事顏子之不

違曾子之忠恕所學何義及其參前倚衡左右逢原所見何物參諸天命之賦予驗諸吾身之稟受察諸日用之流行蓋有操之甚約用之甚博而不可湏臾離者人心據依試以是求之蓋有所謂躍如而不能自己者矣自知資甚敏見甚高然察末而不求其本見表而不由諸裏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乍生乍滅乍長乍歇校之世俗之流蕩汨沒則相去遠矣然師門寂寥微言將絕朋友之所望於自知者則不但若是而已榦嶽祠必可得自是歸老武夷以卒所學自

知抱所有以遊於今之世未必能有所合若能
卜鄰於武夷之下相與切磋以張斯道則僕死
無憾矣漢卿文歸試商摧之却以見教也

與張敬父書

元簡

自契兄之行所與往來者趙司直一人耳契兄
逐逐里巷間人固知其賢而未知其所以賢也
善觀人者要當知其大者人豈易知哉以故僕
之所望於執事誠不敢以流輩並也然鄉間風
氣淺薄不賢者不足道賢者往往量狹而氣輕
量狹則易足氣輕則不能任重人莫不知聖賢

之可慕道德之可貴曷嘗有一人終日慊然常
有不足之意慨然常有必至之念因循歲月終
其身爲常人者狹故也小才小慧殊不足道稍
足以異於流俗便沾沾自喜識者視之政可一
笑只此意思隔了多少好事此無他輕故也區
區之愚更望契兄於公事之暇掩關靜坐常以
舜何人予何人自省便如適遠鄉而思見父兄
更以聖賢經訓深自玩繹不宜虛過歲月今年
只是這人明年亦只是這人也又看自古聖賢
到處是如何今吾之所有處是如何相去幾千

萬倍方知平生所有皆不足道以此自省深沉
靜默異日結裹爲世間第一流此區區之至望
也無由面言未知是否亦足見拳拳愛望之切
四郎來聞爲況之詳武伯至又承惠書感感但
四郎具言體候不安之狀殊令人慮翰生平所
在守官真是不顧身命其所管幹之事全不是
緊要只是覘人全不肯理會故心下不平須要
理會今思之全不濟事然翰素貧賤亦辛苦故
亦不覺其勞便遭大病如嘔血數升亦能保全
至七十歲也今左右本是膏粱只是天資高脫

去世俗之鄙習然肌體重大不耐勞亦復不顧
辛苦大恐非所宜也但做得一尉十分稱職亦
濟得甚事翰之所深慮者歸鄉兩年有餘徧閱
朋友無一可人意者其可與語者李隨父陳儀
父耳其他難言也然陳李亦天資醇耳恐未必
堪跌撲故每與相識言且煩於鄉里尋箇張敬
父樣人則久而無對非敢爲諂也實是無第二
手然亦天資高耳人之難得如此又豈可輕試
於一尉耶更宜千萬謹重此皆非鬲上語也翰
已得予祠之命父兄之爲子弟謀不過如此自

此可以無飢矣春夏間晴和或可約朋友相會於滄峽之間若非官路只是隔溪有小寺相聚三五日亦佳却旋謀之也宋者人品之最賤者頃在臨川渠來相見不知其人姑收接之記得許多言語便每書來求薦於鄉之守令後聞其持此以徧謁諸路使者此人之最無恥者也若此等人又復收拾之則吾之符水不靈矣但當斥絕之庶使堅苦向學不求名利者氣亦有所伸也左右乃以爲賢姊夫之薦爲重必欲周旋之使賢姊夫薦一盜跖亦復周旋之耶人

心不正大類如此可歎也此人視盜跖亦恐無異也公晦禮書已寫畢更俟月末楊志仁來即附去

復李隨甫書晦

伏承示及論語疑義觀左右之用心可謂甚苦學世方汨沒於課試之文乃能留意於聖賢之書而又思索精勤雖未能盡合聖賢之本意然亦豈鹵莽於學者所能及未及識面便承寵教不勝敬歎但學以爲己聖賢所言無非教人自修之實事更須尋求聖賢本意玩味而自得之

爲佳也。翰一去鄉井十有五年，投老來歸，百事非舊。朋友凋零，每與索居之歎，反覆來教，真所謂空谷足音也。偶以事冗，輒先以十篇所疑者求教。陳子昭亦云未及相識，容訪高隱，即圖請見。草率幸亮之。

答梁寧翁書

祖康

翰承惠書，且言年少不謹，頗以自悔。今歲華峰朋友中深愛賢者，與曾成叔之沉靜，續密可與共學。每於稠人中，昌言之，又問目中亦隨其是非爲之去取，亦衆所共見。想其間不無相忌者。

而追咎其已往之愆也。近復見賢者甘心於寂寞之濱，志愈厲而情愈親，故其爲說愈熾。耶世俗之薄，一至於此。韓子所謂急者不能修而忘者畏人修也。頃亦見林

一再言之亦不過

付之一笑，便使賢者年少自陷於子弟之過。一旦翻然改悔而欲爲善，顧亦何所不可而必欲嫉惡之耶？又以爲恐有志於學者因是而不來，其說尤可笑。果有志於學，又豈以其徒之未善而遂不來？翰亦何賴於學者之必來而多方遷就，以召致之耶？其褊心狹量，切切然求人之陰

私而誅責之自以爲足以訐人之過而自陷於陰險禍賊之中而不自覺也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馬之踉蹌者或可以致千里低首帖耳安知非駑駘下乘耶善之與惡一反手之間耳天下亦安有不可爲善之人哉惟賢者深自改悔克己自修繼今以往凡吾所以施於家庭施於宗族閭里者各盡其道博學篤志以靜觀天下之理亦豈不足以收之桑榆而徒畏夫紛紛之議哉兩日政以不相見爲懷諸子以爲閤政之病頗篤不知今又如何耶草

草幸亮之

